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八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論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此段文勢曲折之妙多誦之自見

話盡一部詩經

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更透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

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于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喝巺字伏此字）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嚶嚶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急於求透）

不獨揭出俗學卽漢儒說詩亦犯此病

比興二字了然

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而詞不欲盡）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虛點比字）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透絕）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鍾伯敬曰讀此始知漢儒宋儒皆不必能說詩而皆可以說詩

事及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葢未嘗不壯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

第一層暗入

層層跌入如黃河之九曲

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

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下有所

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

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

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

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

入題

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

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

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

罔曁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曁乃祖先父亦將告

又一層暗說

截住有筆力

此處放悠揚一步

我高后日作大戮於朕孫益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應反）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䘏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反跌）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急轉）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

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茅鹿門曰摯出一事作議論三四層跌入極有法

度

顧璘屏曰委蛇曲折

而未發

須溪辰曰委宛曲折

要

茅鹿門曰此篇出一事作議論三四層跌入極有法

讀文所論不同也哉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珮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

○○重○在○此○句○○○

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

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罍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

文極紆徐曲折可誦

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罷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巽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

十分痛快

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惟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

有取焉耳

歸震川曰坡公亦僅言禮罷耳禮之大者未之及也然其文紆回層折自絕千古

鍾伯敬曰只是胸中洞然○禮板物也制禮用禮言禮者胸中只是一活字惟其不活所以覺禮之板耳覺禮之板此禮之所以廢也

若得聖人
太深古今
通病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妙）言也而求之大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

聖人只在方寸間

曉且天下何不以巳推之也將以喜其夫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葢巳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葢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

深於詩者

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大夫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温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

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於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

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鍾伯敬曰春秋刑書也胸中筆下只宜以平字對之

徐文昭曰孟子看春秋全是懼字坡公看春秋只是平字要之非懼春秋不敢作非平春秋亦不可作

道盡千古門外漢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

盡情揭出

斷的

蘇評論語跋
中庸

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
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
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
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
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葢以爲聖人之
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
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
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

文生一意

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聖人賢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愼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則人之性也

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曉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

此下翻案評却甚確

今作學者孔子太高門弟子太低便謬

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屋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歸震川曰蘇家說理文字雖病其影響終服其員曠

鍾伯敬曰只是將聖賢言語句句說得有用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

使人深思只在字句虛處

用罷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

此礼樂合一之旨

裸裎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殭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

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其逝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

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

也。

楊升菴曰發前未發意實一貫前篇以大學論語

發明此以孟子發明

鍾伯敬曰經之爲言常也對曲字反說看出極直

寫來極曲此又文章之妙然有此筆下之曲

乃能寫得胸中之直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實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哉
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
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
閑瑣照應無一滲漏
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
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
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

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義正處尚未說出）謂大臣矣

茅鹿門曰當與歐公朋黨論叅看

王麟洲曰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是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大臣之所爲也反是而逞於一擊成則崔袁敗則何訓註而已大臣處小人當路之際可不戒哉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此一段眞千古經綸手王曾計除丁謂必得此意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千古成案）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辭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義妙然未可爲逢迎者藉口）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切中情事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子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引証明切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幸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

唐荊川曰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前篇文字得此篇方有歸着

董玄宰曰此易以杞包瓜之道也宦有識

大旨

將無作有妙甚

武王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虛証)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

又是無中生有

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虛證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

引文若一段迂而僻矣

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
誤處
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
處分亦未當
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
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
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
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
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
大誤處
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
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

之事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罷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
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
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

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歸震川曰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而其援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援書之所及以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趙盾者以

案武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獨其所稱荀文若一節似迂且僻矣文若佐操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何得稱王者之事操之篡漢圖其始事本謀何得直遲之以謀九錫

茅鹿門曰通篇將無作有轉輾不窮大略從戰國辯口中來

語道破

平王論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頴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

一譬收上起下有波

二千年遷國事錯落而辨

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艸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

寇難不遷是爲得計

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

畏寇遷都是爲失計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結上兩段有力

唐荊川曰中間援古事甚碎而條次犂然

茅鹿門曰類韓諱辨非蘇氏本色

顧瑞屏曰直是宋南渡斷案

唐荆川曰中間援古事甚碎而條次整潔

茅鹿門曰類韓辨非蘇氏本色

顧璘曰直是宋南渡際業

非有道也非幸也中夾特巧耳一語文法同而文氣不碍紆回頓挫

秦論一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蘇子曰秦幷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幷天下不亦宜乎（破的）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

秦不兵齊即宋祖不下太原我太祖緩張士誠均識先後着

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

妙

章、法、冷

又、進、一步

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眄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接無迹）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盡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暇甚）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齒也可援遂抉其口一扳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

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

變中文變

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茅鹿門曰議確

鍾伯敬曰藏露處變變掣掣盡文之情

秦論二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提此二句一篇統紀

奇而確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

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

透ㄱ絶

一轉不窮

有力

不用子厚舊本郤字字確切

益之日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首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離得倒

鍾伯敬曰先王立法未有久而不敝者不恃其無

倣恃倣而有以救之損益二字正救之之道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如變封建而郡縣是即其一矣
徐文昭曰非是左袒秦始皇柳宗元正是尌時酌
勢之論

始皇論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歸本議論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有見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人說不到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僥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

坊中骨䯧

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

帖身引証

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

其際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

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未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歸震川曰此坡公南海時作其上下今古經歷世途巳久較少年時見解更進一層故其文字卓犖瀟快高絕千古

顧瑞屏曰始皇誤用趙高人猶知之積威以劫太子之死發千古未發識高論快

禮字是一篇主意

始皇論二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序得錯綜古

箕踞而坐不得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

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囘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

五字深妙

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生出一字）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
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
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决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
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
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
（千古隻眼之）
無事於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
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取一小事作証

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剏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歸震川曰賈誼過秦失攻守之勢子瞻過秦破壞

漢先王之法均有不可磨滅處

鍾伯敬曰以極迂起以極切收如此文字方有原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刼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艸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

此段議論真當時廷臣所少

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葢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與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

說得倒

陡然出此一段議

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露

洞見

不覺又提篇話

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强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茅鹿門曰議論殊勝老泉

文字藏鋒處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適篇大意歸此

安頓好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入題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彊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葢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

○提○案○

此亦坡公事後之論然極確

特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乗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霸而未見其能一也

結盡

唐荆川曰此文用正不用奇

顧瑞屏曰文勢整肅斷制尤有史法然拔公論孫

劉當矣獨不計其國尚有孔明公瑾乎

[illegible]其身知之而不能行之又不也

[illegible]言各[illegible]賢而不足[illegible]一也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文用[illegible]

劉當其職不言其國尚有孔明公瑾乎

魯隱公論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

提明

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

引經

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

引事

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

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

攝也而以爲當然也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唐荆川曰先作定論後說原由

茅鹿門曰子瞻得經所載攝主明與季康子一節

故其論獨刺骨

魯隱公論二

忽以盜形容起奇特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斂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突入里克李斯而又陡然住陡然起真奇絕文字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大議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

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一句收）

歸震川曰空中發議千古奇文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

断案

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雎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蝍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攻食而能忍饑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

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交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葢王莽之簒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

斷案中忽出正論是坡公文章

高適處

以伯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茅鹿門曰千古隻眼之論自正當

蘇文卷之八　終